



## 阶前梧叶已秋声

□王太生

关于节气,我们更多的是想象,想象古人安静诗意的生活和模样,尤其是到了新凉如水的清秋,望到果实,看见落叶,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。”

月白风清的秋夜,采摘一枚香橼是一件古典而又触手可及的事情。在南方,香橼挂在绿枝绿叶的树梢之上,待到凉风乍起,草尖生露,圆溜溜,就像是一只只被点亮的小灯笼,橘黄色的,远远地看,累累的,簇拥在带刺的枝叶间,非常养目。

香橼似橘非橘,干可入药。季羨林说它是“半黄半绿,黄绿相间,耀目争辉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坐下来看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时候,它就在灯光下闪着淡淡的光芒,散发出一阵阵的暗香。”

那晚,我在一处园子里采摘一枚香橼。园子里,老桂馥郁,月华如水,香橼就氤氲在一片香气之中,静止得没有一丝动静。我将摘下来的香橼带回家,似乎怎么也嗅不出儿时那熟悉的气息,却是把一个季节,摆放在书案上。

对物候的敬畏,是在步入中年之后,感恩大于好奇。

秋天的银杏树,也是站在一处园子里的。童年,那棵老树枝高数丈,那一穹绿伞的树身,需要六七个孩童的手臂相连才能将它合围过来。银杏果,据说是每一片绿叶和阳光合唱的歌。站在树下抬头仰望,那一树碧澄的圆果在阳光的照射下,几近透明。

果子成熟了,通体泛黄。银杏果会冷不丁地从枝头坠落,像一粒流星划过天幕。一粒果子跌落到尘埃里,起初是零星的,接着是淅沥的。是风的助阵,还是大地的万有引力?将一次生命的轮回,戛然终止在一个金色的秋天里。

圆溜溜的诱惑,引来圆溜溜的双眸。这时早有两三个身手敏捷的少年,顽猴般攀缘到枝干,一根竹竿挥舞在浓荫密叶间,枝叶摇曳缤纷,沙沙作响……头顶上,天女撒豆,碰颤着枝叶,银杏果砸在松软的地上,蹦跶着,滴溜乱窜。这时候,谁甘心站在树下旁观?小伙伴们一哄而上,满世界抢拾银杏果。哗啦哗啦,一阵密一阵疏的“银杏雨”裹挟着银杏“雨点”,扑笃扑笃砸在脑瓜、脊背上,生疼,冰凉……

那时候,故乡的秋天物干气燥,倒是这几场“银杏雨”,让小孩子们手舞足蹈,拎着满满的收获,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。

描写秋天的萧萧落叶,比较喜欢南宋词人王沂孙的那句“乱影翻窗,碎声敲砌,愁人多少,望吾庐甚处,只应今夜,满庭谁扫?”飘飞的树叶,乱落窗棂,落在台阶上发出窸窣声响,望我家在何处?只是今夜,满庭落叶无人来扫。

月过中秋,愈往季节深处走,便是飒飒劲风起。这时候,满世界泛黄的树叶在风的抚掌间,便是翻飞的“叶蝶”。

那些梧桐、银杏、丝瓜的叶子,布满整个夏天阳光的筋络,在秋天通往冬天的街道奔跑。合着风的节拍,忽而是印象派画布上的油墨集聚,忽而是才子佳人的聚散两依依。散而合,合而散,凄美而绮丽。

某天,我到一县城去。行驶在乡村公路上,不经意间,看到前面的车在傍晚寂静中疾驶,一路掠过的满地落叶,在车后紧随数十公里,且随着气流,一忽儿挤涌向前,一忽儿突突滞后。远远地看,迷蒙而斑斓,像叶,又像蝶。

“叶蝶”,是那些经历了漫长春夏两季接力长跑的叶子魂归大地的最后舞蹈,它与惜别枝头的香橼、跌落尘埃的银杏一起,绝不是为了讨某一句口彩而表演,而是一段岁月离别与重逢的生命礼仪。在夜阑人静时,“扑笃”一声,悠然落下枝头;或者,轻盈得没有一丝声息。

## 聆听《秋叶》

□桑飞月

江南的秋天是明艳的,五彩斑斓的。可当你静下心来时,也还是会感到有那么几丝忧伤,在心底游荡。

无患子早早地开始落叶,它的叶是参差着变黄、一点一点地飘落的,仿佛对这个世界有着无限的眷恋。还有栾树,前几天它的蒴果还那么红,云霞似的。而今你再去看,会发现它们已褪色。

人和事物,都在被时间推着向前,无法停下脚步,这就是忧伤的源。

在这样的季节、这样的情形下,我喜欢在巴尔松的小号声中,聆听《秋叶》。

《秋叶》是首古老的法国歌曲,它诞生于1945年,为作曲家约瑟夫·柯斯玛所创作。1946年,法国歌手伊夫·蒙坦曾在影片《夜之门》中演唱这首歌,但当时并未将其唱红。后来,他邀请法国诗人雅克·普雷维尔为其重新填词,重新唱,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此曲的旋律和意境都无比优美,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对其进行演唱或演奏,经久不衰,也因此产生了很多版本。我听得最多的,是巴尔松小号版。

巴尔松是英国一位著名的闪耀着别样光彩的女性演奏家。注意到她是因为我女儿一直在学圆号,我带她共同关注了一个铜管乐公众号,闲时会一起听听上面的音乐。这个公众号时常介绍巴尔松,且一到秋天,就会放她的《秋叶》,还会放好几遍,估计编者也是她的忠粉。对此,我没意见,因为我也百听不厌。

巴尔松的小号演奏极具感染力,它能一下子把你带到某种意境中。《秋叶》的曲调是忧伤的,这种忧伤很深,但并不使人绝望,有种说不出的意味。似乎只能靠音乐来演绎,这时,就要看歌唱家或演奏家的水平了。事实证明,巴尔松的技艺是精湛的,情感的展现是准确的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“感伤”了,仔细想想,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。不痛,不想,不流泪,那貌似坚强,但也有可能是麻木。而当听《秋叶》时,我那些沉溺在俗事里的情感触角就能苏醒过来。

喜欢巴尔松版的《秋叶》,还有一个原因,那就是我一听这曲子,就会想起母亲,想起她在村头的树林里扫落叶的情形。

小时候,父亲在外地工作,秋收也不能回。身体不好的母亲,没法从田里拉回更多的柴,于是,就去树林里扫落叶。

老家的落叶一点儿都不美,不是金黄或绯红的,而是棕灰色的。无数棕灰色的落叶,将村庄也染成灰色的了。母亲就在那片灰色里,把落叶扫成一堆,再用架子车拉回家。回家的路是土路,下雨天留下的脚印车辙使路面坑坑洼洼,母亲怕那些落叶颠出来,就让我仰面躺到上面压着。这时,我看到高远的天空在摇摇晃晃,飞在其中的人字形雁阵似乎也不那么稳当……

到家后,母亲做饭,我烧火。落叶填进灶膛,哄然间,就烧完了。母亲辛苦很久的结果,就在一瞬间化为了灰烬,变成了饭菜的一部分,而这饭菜又很快被我们吃下,从此无影无踪。这,其实就是母亲一生的写照,也是很多母亲的生命写照,这让人悲伤。

这个尘世上,有着无数杂乱的琐事,像荒草一样缠绕着我们,使我们忙碌着,也麻木着。我喜欢跟着这首曲子,飞越浮华,去寻找灵魂的栖息地。

秋叶的飘落,让人感到时间在飞逝,感到忧伤。忧伤中,我们会产生生命的反思,从而更清楚地看清脚下的路。我想,这也许就是《秋叶》的韵味,同时也是它之所以永恒的原因吧。